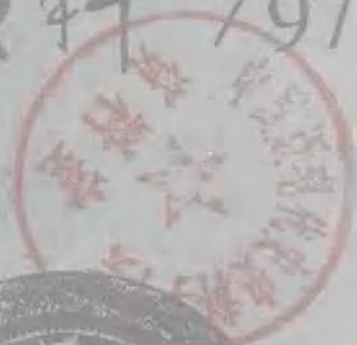


山西文史资料 6/97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西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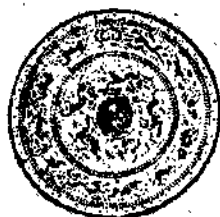
1997年第6期

(总第114辑)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丁天顺

责任编辑:丁天顺



ISSN 1004-5910



9 771004 591009

山西文史资料

第 114 辑

1997 年 11 月出版

出版: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编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山西省林业厅印刷厂

地址:太原市东缉虎营 35 号 发行:《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电话:3045471 — 3115 3118 刊号:ISSN1004 — 5910

邮编:030074 CN14 — 1023/K 定价:6.00 元

2A56/07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 问	姚奠中			
主 任	李裕民			
副主任	乔志强	贾鸿鸣	郭全盛	聂嘉恩
	赵政民	李 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天顺	王艾权	尹世明	兰安乐
	刘存善	刘 琦	刘纬毅	孙凤翔
	华而实	戎晓峰	宋富盛	杨小池
	杨玉印	吴体刚	罗继长	张国祥
	范仁贵	贺德宏	赵岩平	高恩广
	陶正刚	常士晔	谢洪涛	谢克昌
	董维民	霍 军		

主 编	赵政民	
副主编	武胜利	王书福
编 委	周志清	

目 录

崢 嶸 岁 月

祖国在我心中

- 美军集中营对敌斗争回忆…………… 张城垣(1)
-

人 物 述 林

- 渠晋山小传…………… 张景房(49)
先父渠晋山事略…………… 渠明祐(55)
我们的老师徐涣滋…………… 刘 韵 石玉瑛(62)
陈廷敬与《康熙字典》…………… 王进兴(70)
-

友 谊 桥

- 美国观察员惠特尔西与李绍唐…………… 庞汉杰(74)
-

往 事 漫 忆

- 卫立煌与《金陵春梦》…………… 王 兰(77)
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出逃见闻…………… 孟庆华(80)
-

崞县人与山西省立无线电学校	李福虎 如 阳(89)
阿尔隆在阳泉的罪行见闻	商子和(96)

国 宝 觅 踪

《赵城金藏》沉浮录	张崇发(99)
-----------------	---------

艺 苑 写 真

德艺双馨 声名远播	
——记晋籍书法家王一新先生	杨继先(112)
国画家李逸如先生	李照清(118)

山 西 老 字 号

太原“林香斋”创业纪实	许清源 张受彭(122)
-------------------	--------------

学 术 园

曹雪芹先辈吉州任官考	孙觉民(126)
------------------	----------

村 志 特 载

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	刘天成(131)
-----------------	----------

资 料 库

郭挺一与梁化之等往来电报文辑	王汉三(180)
----------------------	----------

祖国在我心中

——美军集中营对敌斗争回忆

□张城垣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180师的一名政治宣传工作者。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中华儿女为了保家卫国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牺牲。我的不少战友血洒疆场，而我则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陷于敌后。在突围不成，伤死、饿死之前又不幸被俘。在战俘集中营里，为了反对敌人强迫我们背叛祖国，我们曾经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殊死斗争。40多年来，我一直怀着一种强烈愿望，想把我们当年在那场战争中亲身经历的战俘集中营的斗争史实写出来！

这个愿望，一开始是由于我们在被交换遣返回国后一直受到误解，长期承受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因而渴望祖国人民，特别是党和政府了解我们当年在美军集中营里的表现，确认我们不是变节和背叛，而是以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在中央于1980年专门发布文件为我们落实政策之后，我们这种强烈愿望便超越了自身命运的考虑。作为曾经为建立和保卫新中国而献出了一生的老战士，当我们发现在一些年轻人心里，祖国的观念日益淡漠时，更希望将自己当年在那场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所感受到的关于“祖国”的切身体会告诉年轻的朋友们。

跨过鸭绿江

1950年6月，我在180师兼四川眉山军分区《战士生活报》任编辑。正当我军在川西剿匪不断取得胜利，匪乱将平息时，传来了令人

震惊和愤怒的消息，朝鲜内战全面爆发，美国出兵干涉，拼凑所谓“联合国军”，大举越过朝鲜“三八”线，向我国东北边境逼进，海军侵入我国台湾，空军轰炸我国边境城乡……

友好邻邦朝鲜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祖国领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周恩来总理发表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接着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举国上下立即沸腾起来，异口同声喊出了“支援朝鲜，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口号。

10月25日，我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在此形势下，我师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解除眉山军分区，原师所属三个团开赴国防机动位置”的命令。准备第二批开往前线。

12月8日，我师从成都出发，徒步到绵阳，从绵阳乘汽车到宝鸡，从宝鸡乘火车到河北沧县集结。部队很快进行了入朝前的整编、训练和动员。全师指战员怀着必胜的信念，等待着跨过鸭绿江的命令。

1951年2月，60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序列，我师也随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全师指战员焦急地盼望着早日跨过鸭绿江，踏上友邦的三千里江山，支援深受战争灾难的三千万朝鲜人民。

1951年3月17日，部队乘军列专车抵达安东（今丹东）。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3月22日下午5时，全师指战员排着整齐的队列奔向新的战场。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说笑，风刮得很大，在尘土中远远就看到了那座联系中朝人民友谊的鸭绿江大桥。

下午5时20分，我们政治部几个青年干部相随跨上了鸭绿江大桥，用心地看了看手表。这是我们离开祖国的最后一分钟，也是进入朝鲜的第一分钟。这一分钟哪，是依恋，是兴奋，是激动，也是永远的留念。走在大桥上的战友们俯视大桥，远眺新义州，思绪万千。我们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歌》，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着渐渐远离的鸭绿江大桥。亲爱的祖国人民啊，你放心吧！我

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和保卫朝鲜人民!过了鸭绿江就是新义州,当晚全师以强行军速度向志愿军司令部指定的位置——伊川郡开进。

部队徒步行军。师的领导分乘两部吉普车行进。为了工作方便,师领导决定我同文印员何雪泉随吴主任乘车同行。公路边一派空旷,所有的村镇都是断壁残垣,一片瓦砾。敌机则三五成群地将成吨的炸弹一批又一批投到公路和村庄,到处是燃烧的火光。为了防空,部队夜行晓宿。入夜后,大路上渐渐热闹起来,从四处山沟树林里隐蔽了一天的部队和运输车队以及火炮牵引的车队纷纷拥上公路,向南涌动。在一些岔路口,常常有几个军的单位挤在一起,争着抢行,秩序很乱。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马车驭手的吆喝声、甩鞭声以及部队行进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朝鲜战地夜行公路上特有的交响曲。

我们走过8个县,没有见到一座完整的民房。部队只得在寒冷的野外露营。14天要走完近700公里路程,其艰难困苦情况超出了国内任何一次急行军。尤其过了三登以后,敌机更加疯狂,每夜轮番不停地轰炸。部队既要防空,又要抓紧天亮前的时间尽快赶路。我们坐在吉普车上任车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时值冬末春初,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实在难走。特别是下雨给部队的行进带来巨大困难。栗树林里,部队的宿营地一片凄风苦雨。战士们有的几个人撑起一块雨布避雨,有的坐在泥水里的树根上背靠背打盹儿。有的实在无处藏身,干脆互相用背包绳子把身体捆在树干上,贴着树干站着睡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一万多人的部队,没有一个人叫苦。战士们提出,只要两条腿不断,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时赶到三八线。但在快要到达集结地的前几天,部队所带粮食大部分用完,每天只能吃些炒面坚持行军。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全师出现了不少模范、积极分子。有的在遭到空袭后在烈火中抢救群众或抢救军用物资;有的在千里行军中背双背包、扛双枪;有的班、排在极度疲惫时,仍给战士烧洗脚水。不少带病的、脚上打泡的战士坚持不掉队。我一到宿营地,就及时收集这些好人好事,通过新闻、通讯、快报等形式编印在《行军快

报》上，以鼓舞战士士气。白天露营，夜里摸黑走路，敌机又轰炸，吃不好，睡不好，非战斗减员天天在增加。我们的吉普车一到宿营地，就开回去接有病或行走困难的战士。

4月10日，全师到达伊川。

孤军奋战北汉江

志愿军总部发现在日本的美军调动频繁。为防止敌人新的登陆阴谋，彭总决定提前一个月发动第五次战役。4月22日黄昏，在“三八”线附近西起开城东至麟蹄的1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敌人发动进攻。第一阶段我师只有一个团参加战斗，其余是预备队，随第二梯队跟进。

5月16日，开始了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师是军里的第一梯队，担负牵制美10军的作战任务。我一个师勇敢地向拥有5万人的美7师、陆战1师发起进攻。16日渡过北汉江，向洪川穿插进击。至19日又渡过洪川江，牵制了美10军，使之不得东援。20日，全师已前进100多公里，粮尽弹缺之时，遭到敌人三个师的猛烈反扑。我师奉命停止进攻，利用有利地形抗击敌人。21日志愿军司令部决定五次战役结束，但敌人进攻势头更狂，各团英勇阻击，与敌反复争夺阵地，歼敌1000余人。23日，军部将我师撤过北汉江以北，但师又奉兵团命令在原地阻敌三至五天，以掩护东线主力和伤员转移。全师在正屏山地区设置三道防线，在断粮缺弹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每个营连都要抗击三倍以上敌人进攻。由于两翼友军提前后撤，侧翼暴露，被敌三面包围。24日师奉命撤过北汉江继续阻击敌人。敌人四个师跟踪追击，穿插迂回，向我包围。我师各团没有因敌包围而恶化的形势所动摇，在北培山、驾德山一线英勇抗敌，部队在没有后勤支援、没有弹药和五天断粮条件下，在熊熊燃烧的火海中坚持战斗。不少连队还剩几个人，连伤员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25日，为改变不利处境，我师请示军批准留一个团阻敌，两个团转移到马坪里以北占领有利地形。师长还令师直机关和538团、539团北移。当两个团刚刚冒雨撤出阵地

时，忽又接到军里命令，停止转移，留一个团抬运伤员，两个团返回原地阻击敌人。我三个团又忍饥冒雨爬上驾德山，使全师丧失了摆脱敌人合围的一次良机。26日，美军三个师从两翼迂回突击占领马坪里，南朝鲜伪6师正面推进，全师完全陷入敌人四面包围中。敌合围前，司政机关直属单位已先行转移，师首长令我带文印员、摄影员等5人在师前线指挥所工作，我计划到团的阵地上去搜集战士们英勇战斗的模范事迹，但敌近百架飞机和上千门炮猛烈向我投弹轰击。炸弹声震耳欲聋，火光四射，泥土翻滚，弹片横飞，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不仅无法到第一线，连电话线也被炸断无法联系。

随师首长三次突围

26日中午，师长在驾德山召集师党委紧急会议，决定突出重围。18时30分，全师被照军首长指定的方向，分两路向鹰峰山突围。我们这一路是538团、师指挥所、536团二营和540团。这天夜里大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道路泥泞，部队行进到一条深沟时，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封锁。敌人的探照灯和空投照明弹交叉在夜空。坦克和摩托化兵封锁着每个路口。负责打口子的538团2、3营在临近鹰峰的公路上与拦阻的美军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反复拼杀，4个连大都壮烈牺牲。

两路突围部队于27日拂晓前突围到鹰峰，由于途中沟谷狭窄，队形拥挤，遭敌炮火轰击，致使伤亡掉队严重，全师进入鹰峰时仅剩下一千多人。部队连续七天断粮和疲劳战斗，加上军里事前传达“进入鹰峰就是我方阵地”，战士们进入鹰峰后便倒下睡觉或四处分散觅食，很多人因食野草和蘑菇中毒病倒。

事实上敌人在我们未到达之前，已抢先占领了鹰峰主峰，居高临下向我射击，师首长又组织部队夺占高地，打下东台峰和主峰。敌人凭借它的空中优势一面轰炸，一面指示炮兵射击，在公路上以坦克群大胆切入，我突围队伍又再次陷入包围。当时全师的重武器已在26日轻装时炸毁，9部电台在突围路上被炸坏，全师仅剩一部报话机。

中午，韦杰军长亲自在报话机上向师长指示，要我师向西北史仓里突围，并说那里有部队接应。于是师长命令以 539 团缩编的 1 营为前卫，由师首长亲自率领。行军中，我紧随郑其贵师长、副师长段龙章和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身后。他们都是 40 岁的人了，也是六七天没有吃饭，拄棍子和我们一样徒步爬山。人人饥肠辘辘，举步维艰。行军中因无向导，前卫连按照日本人的老地图行进，误入滩甘里，遭敌阻击。又返回原地时，鹰峰又被敌人全部控制，再次夺占已没有突击力量。突围队伍只得利用树林、半山腰隐蔽往外突。这时，敌人已分三路先我抢占史仓里。前卫部队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突到史仓里，而接应的却是敌人。

28 日，师领导在鹰峰西的东野川开了一个会，面对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又没有重火器，没有弹药，没有吃饭的严峻现实，决定以团为单位分散突围，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师长命令机要科立即烧毁密码，吴主任令我烧毁所有文件。当机要员魏善洪等人把密码刚刚烧完时，敌人的子弹已经打来。机要员一个牺牲两个负伤。当时，山顶山底都是敌人，我们沿半山腰往出突，红七军出身的郑师长浑身伤痕累累，吴主任的胃病也犯了。他们精疲力竭，只得让警卫员架着走，山陡路滑，敌人的飞机大炮不时向半山腰里射击，山林都被烧成了焦木枯桩，其残酷性已超过抗日时期日军的“铁碓扫荡”。

28 日下午，我们行进在鹰峰西边一片茂密的灌木林山凹时，敌人飞机正在头顶上盘旋，吴主任同郑师长讲话时，藏在树林中的伤病人员听出是吴主任来了，要求“吴主任把我们带上！”森林中的人群顿时轰动，重伤员从地上爬着，轻伤员移动着腿艰难地向我们跟前走来。吴主任望着眼前这几百双希望的眼睛，心如刀绞。他让郑师长先走，他留下处理伤员。于是我们政治部所有人员都停留，按照吴主任的指示对洼地里所有的伤病员进行登记编队，按原师直和三个团的建制编成 4 个队，又用树叶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撕破衣服包扎了受伤的同志，最后决定轻伤员扶重伤员继续突围。伤病员当时最关心的是前边的情况。究竟前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吴主任和大家一样

一无所知。可是，他是这个师最高的政治首长，出国以来每次战斗中的政治动员，都出自他的口中，现在在紧急关头，他不能抛弃他们不管，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促使他宣布：“我不走，我带领你们一块突围。”他作了简单的动员说：“我们现在处在敌人的严重包围中。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敌人：一个是美国侵略军；一个是饥饿。首先要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战胜饥饿。要发扬团结一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近战，利用夜间冲过封锁线。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这时候敌人飞机上的喇叭不断播出劝降的广播。他号召说：“大家不要受骗，要发扬民族气节，不当叛徒。谁要想叛变投敌，你们就打死他，我负责……。”

吴主任的讲话使伤员心里升腾起一种新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的人又产生了新的勇气。一些伤员也不让搀扶，拄着树棍，紧跟队伍行动，大家克服了无法形容的困难。

入夜，枪炮声愈加密集。敌人的探照灯和空投照明弹交叉在夜空，大炮和机关枪封锁着每一条路口。冲在前面的战友，一个接一个被敌人子弹击中。看来硬从西北突围不能成功，队伍又转向东方。下雨路滑，山道崎岖，夜又漆黑，不少人失足跌进深谷。好不容易下了山，东边山口又被敌人的坦克挡住了。一发接一发炮弹在沟内爆炸。鉴于炮火的压力，不少伤员宁愿牺牲在封锁线上，也不愿后退到沟内被炮弹炸死。急切回归的愿望使我们鼓足气力冲向沟口，但又遭到敌人坦克野蛮的追赶碾压。当时天已快亮，部队伤亡大半。我们又撤回山内采集食品，恢复体力。到第三天和第四天晚上又进行两次突围，但都没有成功。有不少人已近10天没有见到粮食，很多人伤口腐烂，疲惫已极，无力行动。为解决吃的，我们确定以分队为单位，进行游击活动，相机再行突围。

我们这个分队是师直机关和山炮营及警卫连的100多人，经几次突围后只剩下30多名同志。分队长是师政治部保卫科燕宏义同志，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太原游击队的指导员，在敌人的格子网里打过多年游击。可是面对朝鲜这个现实，语言不通，又无群众，加

之处在百里无粮区，解决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拖着两条疲惫的腿，边走边到山坡上采些野葡萄叶充饥，边走边吃，吃得嘴角溢出绿色的泡沫。翻了座山，又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在前边的燕科长高兴地喊我们，树林里发现了一匹死马，决定吃马肉充饥。为了解决刀、火和锅的问题，派几个同志到山上找刺刀和炮弹箱。在一个山头突出部，派出的同志高喊我们过去。在那里躺着十多个美国鬼子的尸体，中间有一位身着干部服的志愿军，头部血肉横飞模糊不清，身边还有五、六颗手榴弹木柄。大家不约而同地将这位同志抬到松树下的一个坑内，面向祖国，上面盖上石头，并行了鞠躬礼。在距公路不远的山凹里找到了炮弹箱，从美国兵身上找出了打火机，大家正在兴致勃勃煮马肉时，李医生立即制止。他鉴定这匹死马已经腐臭，吃了有中毒的危险。望着一锅马肉，大家只得失望地离去。为了解决吃的，燕科长亲自带一个小组到山下去搞粮食，但两天后也未回来。后来才知道他在拦截敌人军车时身负重伤。十天后死在釜山敌人战俘营里。接着又派去了几个小组去搞粮食，也都没有回来。有几个同志已经饿死。我们看着一个个躺在血泊中面容憔悴、呼吸微弱的战友，心简直都要碎了。

经过十多天在山上辗转突围，由于吃饭问题解决不了，30个人又分成若干小组各自为战，下山去搞粮食。每下一次山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我带的文印员何雪泉、摄影员梅贻龄，因到林子里搞粮被敌人打伤而落人敌手。到最后只剩下吴主任和我及警卫员虎子三个人了。为防止敌人搜山，我们行动在1600多米高的福桂山顶，气温常常在10℃以下。晴天还好受，到了雨天，没有任何遮蔽，冷风吹打着湿透的衣服，冻得牙齿直打颤。晚间我和吴主任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抗寒。在忍受一次次暴风雨之后，饥饿又向我们袭来。肚饥的时候，我们就下山到沟溪里捉青蛙吃，把几个青蛙串在铁丝上用火烤熟，剥皮后青蛙肉非常好吃。不到几天，这条沟里的青蛙就被我们吃光了。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从东南方向来了约一个排的兵力，我们揭开了手榴弹盖，进入了战斗位置。到了跟前，发现是师工兵代理连长

王贵锁和一排长毋本泥。他们是带领 30 多个同志在突围之前去完成爆炸一座公路桥时被阻敌后。他们在马坪里兵站拣到一些含有汽油味的高粱米，舍不得吃，拿出一些与大家分享，并愿和我们一道突围。我们喜出望外的不仅是有了一些粮食，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吃了点粮食，四肢有了力气，我建议到前方进行战斗突围。吴主任考虑到敌人对各山口的封锁尚未撤除，不能急于突围，应暂在山中游击，等待我军发动第六次战役后突围。为了打好游击，要作好两手准备，一手是侦察好敌情，一手是要搞到吃的。为侦察好敌情，吴主任让排长毋本泥带一个小组到山下村子里侦察，但中途与敌遭遇，战斗之后未回来一个。第二次又令一班长带一个小组去村里搞粮食，结果又全部伤亡。这一带仍是百里无粮区，是李承晚的战略村，炮火已经把这里的村子打成废墟。我们白天进入茂密的山林隐蔽休息，夜幕降临后下山到村内的废墟里刨粮食，但收效不大。

图图难灭革命志

当时我们游击的福桂山区位子金化以南，是百里无粮区，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在山坡上采些山葡萄叶充饥，但是不解决根本问题。搞粮仍是当务之急。为此，吴主任要我带工兵连一个班长三个战士再次下山，过公路到敌人的村子里找粮食，白天作好了侦察，晚上下去，但对具体路线没有搞对。

这一天是 6 月下旬还是 7 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们 5 个人沿着山梁走在距公路不远的山坡上，对面林子里灯光闪闪，公路上的汽车来往不断，我们正考虑用什么方式进村时，突然从林子里射出来探照灯照着我们，紧接着是坦克炮弹在我们身后爆炸。为躲避探照灯，我们 5 个人不约而同地向前奔去，不知道山坡前是一个陡崖，我见班长武本义纵身跳下去，我也跟着跳下去，后边的两个战士也同时跳下来了。下去后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当我醒来时，发现躺在敌人医院的病床上，跟前站着美国兵，这才意识到被俘了。武

班长告诉我们，跳崖的下边是泥水潭，5个人中，一个人被摔死，其余摔昏后被俘了。这是我们从来未想到的。记得战前部队进行气节教育，教材是我编写的，我在教材上曾提出宁死不当俘虏，可现在偏偏轮到自己头上了。如今处在没有上级领导的境地，手无寸铁地陷在敌人的魔掌中，要作艰苦斗争的准备，这就要求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作武器，同敌人坚持斗争。我正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同时被俘的武班长在病床上忽然高喊：“张干事怎么办？”站岗的美国兵用眼睛看了看我们，但听不懂中国话。我想，为了今后的斗争，我不能暴露自己的干部身份。想到被俘的地区是朝鲜的金化郡，我就改名姓金，叫金甫，并立即转告同时被俘的战友让他们证明我是他们连的通讯员。不几天，敌人把我们关到春川收容站，作了简单的讯问。我们共同登记的是180师工兵连战士。一说是180师的，敌人就不再多问了。一个星期后用汽车把我们押送到釜山第二战俘营第一伤员收容所，也叫战俘医院。

这里名为“医院”，其实与别的战俘营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草草搭起的帐篷，层层围起的铁丝网；同样是挨冻受饿，生死无着。这里的伤病战俘要比“健康”的战俘们更多一层苦难。“医院”里既无必要的医疗设施，又无急需的医药供应。少数几名美军医生不但不给战俘看病，有的还贪污战俘生活用品，甚至在伤病战俘身上作“试验”，练“技术”，使一些本可以康复的人也成了残废，或是不明不白地死亡。照顾伤病员的工作主要落在被俘的人民军医护人员身上，但他们两手空空，无能为力。

在这个医院只住了7天，因为是摔伤，没有伤口，被强行出院，押进第11收容所。这个所是个中转站，被俘的人都要经过这里，进行登记，按指纹，编号，接受审查。在这里见到了我师在突围中被俘的不少干部。其中有师司令部炮兵主任郭北林。他在28号晚上带领战士在突围路上消灭了美军一个炮兵连而负伤。还有文印员何雪泉，他们被俘比我早两个月。他们告诉我大批战俘都关在巨济岛，其中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10万余人。志愿军被俘人员1万多人。中国人分别拘禁在三济岛第“72”和“86”战俘集中营。在釜山各伤员收容所也有志

愿军伤员几千人。

釜山收容所设在釜山市西北 3 公里的一个山凹里，周围围起了四层铁丝网，里面分成若干小营场，互相间也是四层铁丝网间隔开来。每个营场内架起一排排布帐篷，四周设置了安有重机枪的木制岗楼。晚上探照灯对着铁丝网每一个角落，坦克车和装甲车不断巡逻。

我被俘人员在到达釜山 11 收容所后即被强迫脱去全部衣服，每人发放美军士兵更替下来的旧军装一套。这些军装的前胸、后背上均用黑色或白色油漆印上“P.W”(Prisoner of war 即战俘)字样。天冷后，不发棉衣，在刺骨的海风袭击下，大家只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居住条件是，每 50 人住一个军用帐篷。帐篷正中挖一浅沟，两旁即为土炕，上铺稻草袋一条，根本无法防潮。每人仅发旧军毯一条，席地而眠。夏天拥挤闷热，冬天阴冷潮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饮食供应主要是未研磨的大麦、小麦粒或十分粗糙的带霉味的大麦粉。我被俘人员的肠胃难以适应。在数量上美方宣称每天每人 1 磅，实际上经过内外克扣达不到这个定量。副食为每 50 人每天 1 斤肉食，一般为干鱿鱼，配以少量蔬菜。正常情况下，我被俘人员每日两餐，每餐一个拳头大小的饭团或半洋瓷碗“大麦米饭”，一碗飘有几片菜叶，几粒油星的清汤。偶尔能幸运地碰上几块鱿鱼或牛肉。在被叛徒控制的战俘营里，由于各级俘虏官和警备队员们多吃多占，一般战俘连这样的饮食也难得到。在坚持遣返的中国战俘营里，美方又以扣粮、断粮作为对“不服从当局命令”者的惩罚手段。因此，我被俘人员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战俘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即使到医院看病也难以得到认真诊治。在这种常年衣单被薄，腹内苦饥，劳役消耗，疾病折磨的情况下，我被俘人员不少因此长眠于异国他乡！

我进入 11 收容所后，被编入第一中队三小队，当时在铁丝网以内管理的都是中国人，大中小队长都是战俘自己选举产生的，自己管理自己，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美方对朝中战俘基本政策是抓紧对战俘监管，防止战俘营骚乱，特别防范战俘暴动。美方的特务情报机构的任务也仅限于从战俘身上索取军事情报及有关战俘营内部的秘密组